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18 节，考古学与分裂的君主制

© 2024 Jeffrey Hud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 18 场会议，分裂君主制的考古学。

好的，我们完成了考古学以及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历史。

现在，我们转向他们统治之后发生的事件和考古学。这就是以色列和犹大分裂君主国的考古学。正如我们从《圣经》中所记得的那样，所罗门的儿子和继承人罗波安在示剑遗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与所有 12 个部落的部落长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常盛大的会议。集中站点。

他们要求更好的待遇、更少的税收和更少的王室工作。但他拒绝这样做。当然，他们告诉他，到你的帐篷，大卫家，到你的帐篷，以色列啊，王国一分为二。

北方有十个部落追随耶罗波安，有两个部落忠于大卫王，这种情况在他们的历史中一直保留着。我们之前在另一场演讲中谈到了《国王之书》的神学。分裂的君主制实际上是一个平行的历史，包括《列王记》中的历史，也包括《历代志》中的平行历史。

在我们研究这些书、这些国王以及圣经历史上这段非常重要的时期的考古学之前，了解这两本书的神学是很重要的。我们谈到《王经》的神学是延迟或累积报应的神学。可以这么说，祖父的罪孽将根据孙子的罪孽受到审判。

然而，历代志有不同的神学。《历代志》中的神学是立即报应的神学。换句话说，对罪恶行为或罪恶生活的审判落在那个人身上，而且降临得相当快。

在人性中，我们往往更喜欢这种类型的神学，因为我们看到那些犯罪的人受到审判。有时神使用这种方法，有时他使用另一种方法。在约翰福音第9章中，耶

稣在西罗亚池里医治了一个瞎子，并在西罗亚池里洗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了。

使徒们问耶稣，谁犯了罪，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提出了第三种神学，但他说两者都不是。这样做是为了荣耀主。所以神在审判中所使用、选择的方式和解决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但这是旧约中描述的两个。因此，延迟报应或累积报应与立即报应相对。这就是我们在阅读这些历史时必须对这些书籍进行的描述或理解。

现在，我们提到《列王记》是为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写的。他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大卫王，我们失去了圣殿，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家园。

发生了什么？本书旨在回答这个问题，并提供他们国家的历史。《历代志》的成书时间甚至更晚。它是在被掳之后、复兴时期、返回锡安时期和波斯时期写成的。

它回答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人们回来了，或者说一些人回到了土地。他们说，好吧，我们已经重建了我们的寺庙。

它的规模虽不及所罗门时期的规模，但已重建。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们回到了陆地。

耶路撒冷被重新占领。但我们仍然缺少一位大卫王。接下来是什么？我们现在干什么？那个大卫统治者什么时候来？这也是《历代志》所探讨的问题。

有趣的是，希伯来圣经中的历代志是希伯来正典中的最后一本书。因此，当你从《旧约》转向《新约》，阅读希伯来语，即希伯来语文本时，你又从《历代志》转向，带着那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谁或何时我们会得到大卫式的圣经？国王，马太福音，当然，从家谱开始，通过那些国王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它是旧约和新约之间一座非常强大的桥梁。

好吧，我们谈论了在示剑发生的部落之间的分裂——北方十个部落以及犹大和便雅悯部落。当然，这是一段文字。罗波安使用了非常强烈、非常粗俗的语言。

我的小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当然，其中的委婉说法是色情的，而且非常粗鲁。我会让它更重。

我的父亲给你下了沉重的枷锁。我会让它更重。我父亲用鞭子鞭打你。

我会用蝎子来鞭打你。所以，判断力很差。他听从了错误的顾问，结果失去了王国。

现在，由于他祖先的罪孽，这一预言再次被预言。这在他的统治时期就实现了。因此，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裂痕。

一开始，他们是互相敌对的。一场边界战争试图确定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北部边界。但是后来，特别是到了8世纪，8世纪后期，两个人就成为了盟友。

再说一遍，希西家和约西亚，他们的改革实际上进入了北方，也许有和解与统一的希望或渴望。这从未发生过，尽管在约西亚统治期间，存在着一丝希望，而且全国各地都在庆祝逾越节。这两个王国分裂后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袭击。你可以说是入侵，但这实际上是法老希撒的一次袭击。

希沙克是利比亚第22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利比亚人。他派军队前往迦南或黎凡特，攻击以色列和犹大。

有趣的是，我们有一份历史文献，可以说，就是埃及卡纳克神庙墙上的这些雕刻或浮雕，纪念希沙克或希申克攻击和征服的所有遗址。当然，这些都是由被束缚的俘虏描绘的，地名下方有一个漩涡花饰。正如你所看到的，其中很多都被部分损坏或抹掉，有时是科普特基督徒刮掉石头制成某种粉末，进而破坏了铭文。

但不同的学者已经对它们进行了研究，Benjamin Mazar 和 KA Kitchen 都对这组铭文或被束缚的俘虏进行了研究。这里列出了示撒在袭击以色列和犹大期间征服

或占领的约 180 个城市和堡垒的地形列表。现在，它们有什么顺序吗？马扎尔尤其认为，这些是一种四足动物。

我不记得名字了，但它来回，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任何读过埃及语的人都知道，埃及语可以任意读，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因此，他们试图做到；学者们试图从这个列表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某种行程、逐步的行程，但收效甚微。

现在，示撒军队的两翼有的朝一侧走，有的朝另一侧走。我们希望在后面的幻灯片中解开这一点。但示撒并不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法老。

同样，这是第三个中间时期，埃及总体上很弱。希撒克的继任者也很弱。当然，在他之后，还有不同的法老在埃及不同地区争夺权力。

所以，这并不是一支强大的第十八王朝埃及军队前往迦南。这可能是一个弱得多的力量。然而，此时以色列和犹大都很弱，示撒也知道这一点。

同样有趣的是，北方王国的第一位国王耶罗波安实际上逃离了所罗门，并在埃及宫廷中生活，直到所罗门去世。所以，这一事件的背后或许有很多阴谋。现在，我在安德鲁斯的教授兰德尔·扬克博士认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针对犹大，另一种针对以色列。

他在文本中解读了两场运动，而不是一场。所以这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有趣前景。据我们所知，示撒的军队从埃及出发，穿过西奈半岛，到达加沙、基色、耶路撒冷，然后进入北方王国。

但另一支部队来到南方攻击内盖夫。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内盖夫如此重要？好吧，再说一遍，内盖夫是商队从阿拉伯前往地中海、加沙和阿什凯隆等港口的地区。因此，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一定很重要，希沙克可能是在寻找掠夺或其他我们直到今天才知道的原因。

不管怎样，有趣的是，在第 22 王朝，艾伦·米勒德 (Alan Millard) 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这一点，希萨克继承者的坟墓里有非常丰富的黄金和财宝，特别是对于第

22 王朝、第三个中期法老来说。所有这些掠夺都是从哪里来的？艾伦·米勒德建议耶路撒冷圣殿，而示撒的主要吸引力可能是从所罗门圣殿获得战利品，而其中一些物品可能最终出现在后来的埃及坟墓中。现在，当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在米吉多工作时，他们发现了一块刻有希沙克名字的石碑碎片。

因此，我们再次有了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希沙克曾出现在米吉多。最近，汤姆·利维 (Tom Levy) 在阿拉瓦 (Aravah) 的基尔贝特恩纳哈斯 (Khirbet-en-Nahas) 发现了一头希沙克 (Shishak) 的圣甲虫海豹。因此，埃及人的这支部队前往阿拉德等内盖夫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是所罗门和大卫建立的，他们也前往菲南河下游的铜矿区。

如果那只圣甲虫是希沙克的士兵存放的，那似乎表明他也在那里。现在，地形表已损坏，上面有一些地方我们无法阅读，其中之一就是耶路撒冷，但从圣经文本中知道耶路撒冷。而且圣经文本和卡纳克神庙上的地形列表似乎显示了突袭不同部分的差异。

这可能也是扬克在主张进行两次战役或两次突袭时提出的观点之一，而不仅仅是一次。在《历代志》中，而不是《列王纪》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同样，《历代志》是后来的，但《历代志》保留了罗波安设防的城市清单。

这些也是许多研究的对象，试图确定罗波安王国的范围、他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建立这些城市。您还注意到，如果这些城市确实代表某种边界，那么您的边界就会从西部移回东部。他们不再对沿海平原有任何控制权。

他们回到了谢斐拉。其中一些城市守卫着从沿海平原延伸到犹大山区的著名山谷。当然，在东部，还有齐夫 (Ziph) 和特科亚 (Tekoa)，它们守卫着从死海向上的道路。

然而，对此又出现了各种建议和解释。一些学者，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将其视为一种内部控制机制。换句话说，罗波安担心来自内部的叛乱，而不是外部，因此让值得信赖的顾问、儿子和他的幕僚负责这些城市和地点，以稳定王国。

现在，显然，边境地区可能有更早的防御工事和堡垒。还要注意一个有趣的点，即北部什么也没有。难道罗波安仍然希望与北方和解，而没有充分巩固这一点吗？各种问题都在这里。

当然，由于《历代志》中的文本，另一个问题是文本的历史性这一事实。它真的可以追溯到罗波安吗？有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要追溯到后来。它反映的是后来的时期。

当然，这些都是文献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遗址也是一个混合体。Beit Zor 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1950 年代挖掘的，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希腊化时期的城堡希伯伦，确实无法挖掘。希伯伦的故事被一座伊斯兰圣地所掩盖。拉吉发现了，其实没有。拉吉的早期发掘并没有发现太多 10 世纪的^{发现}。

过去 10 年进行的新发掘工作已完成。事实上，他们发现了一座坚固的城市，一座有城墙的城市，从罗波安时代就开始了。所以这非常令人兴奋，第 5 层。以西家在山顶上有一座堡垒，麦卡莱斯特检查过。

再说一遍，这个日期可能太晚了，无论是波斯语还是更晚的时期。因此，不幸的是，没有太多这样的遗址被挖掘或显示出有罗波安时代的遗迹或防御工事。罗波安可能只是简单地加固了行政中心，在这些地点建立了堡垒，并在那里派驻了士兵，当然，只是为了保持控制。

我们只是不知道它们到底代表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比比皆是。它们是在示撒之前建造的吗？它们是后来建的吗？因此，不一定，希撒克战役的报告和这些堡垒的清单也不一定是按编年史中的时间顺序排列的。

与此同时，在北方王国，罗波安再次巩固了他的权力，并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首都，即示剑，这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被称为山地国家的无冕女王，它成为以色列的首都第一资本。它有良好的道路通往海岸和东部，一直延伸到约旦

河谷。当然，它与附近的以巴路和基利心以及父权制的以色列人民有很多深刻的圣经联系和联系。

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它不会一直这样。后来，国王们将首都向东和向北迁至位于法里亚河谷起点处的得撒（Tirzah），该河直达约旦河谷。得撒建成并短暂作为首都。

然后，当暗利王朝开始时，暗利购买了谢玛山，并建造了撒玛利亚，成为北方王国的最后首都。我们之前谈到了伯特利和耶罗波安的遗址，为了阻止人们在耶路撒冷敬拜，并试图打破与圣城的这种联系，宗教联系，建造了两个圣地，两个圣所，以达到这一目的。丹的一处已被发现并已部分修复，您可以在右上角看到。

伯特利的另一处仍然是阿拉塔斯山的废墟，就在伯特利的北部，尚未被挖掘，尽管我认为它迟早会被挖掘出来。因此，这些再次成为以色列人的庇护所，以阻止和阻止他们进入犹大并庆祝犹大人民继续庆祝的节日和节日。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发现物，包括亚伯拉罕·贝兰在高处发现的一些香铲和权杖头。

贝兰并不被认为是最好的挖掘机，但他在这个网站上有了惊人的发现，而且它继续令人惊叹，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它正在出版。好的，我们谈到了北国的首都，这就是首都撒玛利亚。我们在那次 PowerPoint 讲座中提到了一些考古学的历史，这是由哈佛大学的赖斯纳 (George Reisner) 首次挖掘的，当天做得很好。

不幸的是，铁器时代的城堡，即撒马利亚的铁器时代皇家居住区，保存状况非常非常差。后来的《塞巴斯蒂亚》（Sebastia），即经典关卡，摧毁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由于雷斯纳和随后的挖掘者，我们从这些早期关卡中收集到了很多东西。您可以看到那里发现的美丽的头担架砌体、宫殿的一些墙壁，当然，还可以从远处看到现场。

再说一次，当你去那里时，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后来的希腊罗马遗址。这是罗马百夫长的罗马退休城镇，不幸的是，早期的遗迹很少。正如我们提到的，赖斯纳确实发现了撒玛利亚奥斯特拉卡，这是一系列收据，显示了撒玛利亚周围

玛拿西周围家族和氏族的行政区域和地区，并为玛拿西氏族及其税收提供了很好的补充信息以及当时发生的事情或发生的事情。

我想指出著名的撒玛利亚器皿，它确实在八世纪初耶户王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制作精美的陶器令人难以置信，色彩绚丽，质量绝对一流，几乎可以与以前的任何产品相媲美。这是罕见的陶器。

它在撒玛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被发现，可能是由精英、王室和撒玛利亚社会的高层使用的。我们希望并渴望在约旦找到一些撒玛利亚陶器碎片，因为我们知道奥姆里德和耶户王朝都控制着约旦，至少是约旦的部分地区，在他们的一些时间和权力中，但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我们的约旦探险队发现了任何我们可以识别为撒玛利亚器皿的碎片。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一些陶器碎片，但这并不常见，但它是在撒玛利亚发现的，它是铁器时代最美丽的陶器之一。

这展示了铁器时代撒玛利亚皇家城堡在耶户王朝时期的样子。在后来的遗迹下面，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区域，建筑的墙壁和其他未被发现的东西，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后来的建设所消除。我们谈论了以色列人征服期间的夏琐。

当然，在所罗门统治下，它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但所罗门在这里的城墙和城门扩展到了整个卫城，即占地 20 英亩的夏琐卫城，这成为北方王国分裂君主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它于 732 年被提革拉毗列色摧毁，但直到那时，它再次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当亚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挖掘这里时，他注意到这里的北端有一个明显的浅洼地，他让挖掘机向下挖掘，你瞧，发现了供水系统。

沿着楼梯向下，然后向下到达地下水位。那里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当然，这是三方储藏室之一。这是仓库还是马厩？同样，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在讨论贾宾·所罗门统治期间提到了米吉多，而且米吉多在分裂的君主制期间继续存在。这是现场的一个模型，显示了分裂君主制时期常见的内嵌偏置墙以及这里的所有这些仓库。当然，其中一处是为游客而部分重建的。

做得很漂亮。米吉多的特点。这是一座更早的宫殿，可能是大卫或所罗门时代的宫殿，宫殿 6000，刚刚出版。

亚丁实际上挖掘了这一点，他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位继任者发表了它。您还可以再次看到另一个复杂的供水系统。哈泽尔直接走到地下水位，有一个楼梯，这个下去，有一个楼梯下去到隧道，隧道穿过基岩到达泉水，泉水在城外，显然在圣经时期是隐藏的。

早期的形式实际上使用了一个高于地面并通向供水系统的画廊，但这可能是由亚哈或分裂王国的国王之一完成的。1990 年，耶斯列的亚哈王宫或奥姆里德王宫开始发掘。这里位于米吉多以东，我们之前曾简单谈到过耶斯列。

不幸的是，考古学再次显示出其局限性，该遗址状况非常恶劣，保存也很差。他们能够认出这里的几座塔楼，以及显然是炮台墙的碎片和保存很差的大门。其他一切要么没有被挖掘，要么被后来的占领所铲除。

挖掘工作在附近继续进行，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压榨机，切入基岩，我想我们正在从《列王记》中那个重要、非常悲伤的故事中看到纳博斯葡萄园的一部分。好吧，以色列和犹大国时期的纪念性艺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纪念性艺术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所谓的蜗壳柱头或原始风化、原始离子柱头。

其中第一个是皮埃尔·文森特 (Pierre Vincent) 在 20 世纪初、1909 年、1911 年挖掘那个疯狂的蒙塔古·帕克 (Montague Parker) 时发现的。我忘记了日期。据我们所知，它从未被拍摄过，只是由文森特描述过。

与此同时，舒马赫在米吉多发现了原始风或蜗壳首都。此后，在许多地点都发现了它们。凯尼恩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

他们在撒玛利亚被发现。它们是在耶路撒冷南部的拉马特雷切尔被发现的，这里也是犹大的第二宫殿。其中两个是在夏琐。

有变种。这是在夏琐发现的北方变种。这是在耶路撒冷和拉马特雷切尔发现的南部变种。

不仅如此，在安曼还发现了涡形首都。因此，亚扪人和摩押人再次使用了这种方法的变体。摩押人的首都被发现于卡拉克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沙漠中靠近沙漠公路的摩押人堡垒基尔贝特·穆代纳 (Khirbet al-Mudayna)。

应该是边境要塞吧所以，我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蜗壳首都。这是这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最近发现的，一个蜗壳首都，也许是二次使用，在一个洞穴里，是利乏音山谷水道的一部分。

我相信这与在拉马特雷切尔发现的首都有关，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大卫国王在统治期间的皇家庄园，因为那是他们的祖先土地。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在以色列和犹大王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说一遍，这是来自米吉多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很大。有的是双面的，有的是单面的。

这里是单面的。以色列博物馆重建的门楣。就此撰写论文的人是右上方的那位绅士 Yigal Shiloh，他在 70 年代末挖掘了大卫城，直到 1987 年不幸因癌症去世。

因此，更具纪念意义的艺术是这些窗栏杆。这些复制的栏杆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比如在尼姆鲁德。你可以在那里看到象牙。

但在以色列的拉马特·拉结 (Ramat Rachel) 发现了它们，以及来自大卫城宫殿的碎片，或者至少是一个。因此，这又是犹大国王甚至以色列国王所使用的一种不朽艺术。有趣的是，当这些在拉马特雷切尔被发现时，它们被再次拼凑在一起。

它们缺少碎片，但可以重建。它们上面有红色油漆片，耶利米谈到犹大国王用红色油漆了他宫殿的一部分。因此，耶利米和拉马特雷切尔的发现之间有着美好的联系。

犹太的另一件令人着迷的文物是柱子雕像，它们基本上只在古代犹太境内发现。拉兹·克莱特（Raz Kletter）对这些进行了主要研究。

它们是生育雕像吗？再说一遍，柱子，胃以下没有身体的细节。主体的上部是用模具铸造的。通常，女性会握住自己的乳房。

有时，它们的尺寸被夸大，因此这似乎表明这是一个生育雕像。有时，它们有鸟型的头部，或者可能只是风格化、易于制作和生产的头部。他们再次被发现是在犹太境内，而不是在外面。

所以，这些都是指标之一。如果你有一个边境站点，并且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你可能有大量的犹太人口。它可能处于犹太霸权之下。

这是迦南女神亚舍拉的一个版本吗？也可以这样。所以它是某种融合的雕像。我们根本不知道，但它们在铁器时代的犹太非常普遍。

碗，或者对碗的崇拜，再次是以色列和犹太的另一个特征或主题。当然是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竖立的两个碗。这个制作精美的小青铜碗是在以色列北部的山区发现的，表面光滑。

当然，在亚实基伦的发掘中发现了这种牛及其小房子或谷仓。这里还有另一张照片。当然，还有蜜蜂碗，埃及蜜蜂碗。

你可以在Kuntilet看到这幅涂鸦 Ajrud也有这个主题。因此，有趣的是，这里的联系可能是融合主义，即迦南宗教与对神的崇拜的混合。在第二次前往撒马利亚的探险中，克劳福特和几位同事，英国-以色列探险队或犹太探险队，发现了一批象牙。

而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阿莫斯再次对撒玛利亚的精英或皇室进行了非常批评的批评。您躺在象牙装饰的床上，躺在沙发上。您可以享用精选的羔羊肉和肥牛犊。

这些都被发现了。其中一些镶嵌在家具和墙板上上的镶嵌物是在撒玛利亚发现的。还有以色列艺术的美丽例子，同样深受腓尼基的影响，即耶洗别及其同类，您也可以看到强烈的埃及影响。

又是一个女人站在窗边的照片。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历史事件，耶胡发动政变，推翻了奥姆里德王朝。他飞奔到耶斯列，耶洗别此时一定已经很老了，她化好妆，整理好头发，看着窗外。

你可以看到窗前的一个女人的主题，也许代表某种性感的東西，一个妓女，或者其他什么。但耶洗别经历了这样的准备，结果却被摔倒而死。早些时候，在士师记中，夏琐的妇女们等待西西拉回来。

还有他的母亲和他的家人。你又听到了这首美丽的黛博拉诗歌之歌。西西拉的母亲在格子后面喊道，为什么这辆战车这么久才来？为什么他的战车的嘎嘎声迟缓了呢？好吧，他们永远不会到达。

他不仅被击败，而且被杀。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主题。好吧，图像学当然违反了图像的戒律，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使用了。

最著名的是这里的这张图片，这是舒马赫在梅吉多发现的印章。可惜，迷失了。他们制作了它的模型，但随后就丢失了。

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出现在某个地方。经上说，属于耶罗波安的仆人示玛。现在的问题是，耶罗波安是第一还是第二？最有可能的是第二个。

更加繁荣并成为国王。美丽的狮子咆哮的描绘。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最近发现的一枚印章，是属于哈南的弓箭手的美丽图像，就是这么说的。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皇家印章、玫瑰花印章和薄片印章。但是你有所有这些不同风格的海豹，有些有一只公鸡，这里有一架漂亮的竖琴，上面有玫瑰花结，还有这里提到的这座城市的总督扎海尔，同样属于上面的皇家海豹。

当然，据说这枚印章属于耶洗别。不幸的是，它尚未得到证实，因此学者们对于是否真实性非常犹豫。

但这只是让您对古代以色列和犹太王国的一些图像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非常非常著名的小马架，同样由陶瓷或粘土制成，由 Paul Lapp 于 1968 年在坦纳赫发现。十世纪的背景，所以这就是它的年代。

同样，这个展台上的图像也经过了深入的研究。它本质上可能是融合的。你有一个带着两只狮子的女人，狮子女士，这些又是迦南的主题，迦南宗教的主题。

最近，在亚夫内发现了柯尔特看台，我们稍后会谈到。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华丽、最详细的。早些时候，当我们谈论亚述人时，我们谈到了卡尔卡尔战役的重要性，这又是分裂君主制时期的一个关键事件。

犹大和以色列发生了。显然，以色列在黎凡特国家联盟中处于领导地位，该联盟在叙利亚北部对抗亚述。这不是在以色列后院进行的。

他们必须长途跋涉沿着海岸到达卡尔卡尔才能与撒缦以色三世作战。显然，这要么是一场血腥平局，要么他们成功了。讽刺的是，《列王纪上》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顺便说一句，夸夸之战是我们绝对约会的第一个事件。但《列王纪上》22.1 里说了什么？阿兰和以色列之间的三年和平。

这是为什么？这不解释。三年的和平是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亚述。当然，这就是柯克石碑，这是亚述人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在他们看来，这场战斗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认为类似的宣传今天仍在继续。萨达姆·侯赛因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战败时说了些什么？他宣布胜利。你永远不会被打败。

你永远是胜利者。而这就是圣经时期典型的王室宣传，只不过圣经文本很清醒，告诉了它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后来，亚哈在战斗中阵亡。

这是一段非常令人心酸的文字，先知告诉他你会死。于是，亚哈和约沙法带着他们的战车和军队来到基列平原，在基列边远的地方与亚兰人交战，亚哈就死了。他壮烈牺牲，留在战车上，但还是死了。

据我们所知，偏远的吉利德遗址是特勒鲁梅斯。它是由 Paul Lapp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掘的。现在又要重建了，真是可惜了。

随着约旦继续在伊尔比德周围扩张并扩大城市化和城市扩张，该地点正在被现代建筑所覆盖。但那只是一座小堡垒。从鲁梅斯废墟上看，这里有一片美丽的平原，非常适合战车作战。

这是亚哈受伤并最终死亡的地点。以利亚和以利沙再次出名，以利亚和迦密山上的巴力先知，当然还有拿伯的葡萄园，这里的压酒池，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先知，很少有人仍然保持忠诚和奉献和对主的信心。北方王国非常非常少有持久的王朝，奥姆里德王朝，耶胡王朝，但主要是很多宫廷阴谋和政变和推翻。

所以，它是不稳定的。撒玛利亚的权力、权力地位是不稳定的。最后一位国王被灭亡，撒玛利亚经过长期围困，终于于 722 年陷落。

萨尔贡二世、撒缦以色五世统治下的亚述，此时亚述国王发生了更迭，将所有人民驱逐到叙利亚北部。而这，就是失落十族传奇的开始。重要的是要明白，这十个失落的部落从未消失过。

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去了叙利亚北部。我们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只是简单地融入了亚述文化。很少有人忠于主。他们没有维持自己的宗教或民族身份。

他们只是同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许多亚述人和伊拉克人都有以色列血统，因为那些以色列人通婚、定居、学习亚述语并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几代人之后，他们只是生活在叙利亚北部的亚述臣民。

所以，十个失落部落不是英国人。他们不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他们只是简单地将以色列人同化到亚述文化中。

右上角是一位艺术家对撒玛利亚陷落的描绘。当我们谈论撒缦以色三世的黑色方尖碑接受暗利之子耶胡的贡品时，我们就会谈论这一点。不正确。

耶户不是暗利的儿子。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但亚述人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有古老的智慧。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奥姆里德家族的一员。这是公元前 841 年，这是第一幅当代浮雕中描绘的以色列国王。

与此同时，犹大也有自己的问题。约沙法是九世纪的一位主要国王。他再次与亚哈结盟，并在偏远的基列与亚哈作战。

但当奥姆里德王朝于公元前 841 年垮台时，整个黎凡特南部都发生了权力变动。以东、摩押和安曼的外约旦实体或政体看到以色列人对外约旦的控制减弱，因此他们起来反抗，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沙。他们联合起来，渡过利桑河，上到恩基底，要攻击犹大。

他们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约沙法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就吩咐他率领军队和军队出去。主会照顾这支军队，他做到了。

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消灭，犹大军队所要做的就是收拾所有的战利品。《编年史 2》第 20 章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几分钟后我们会看到一些照片。米沙石碑。

同样，我们的博物馆里有一个精美的副本，我们将讨论它。再次由摩押王米沙建造，该王可能是反对约沙法的联盟。这是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纪念碑。

在约旦达班发现的皇家铭文，不幸的是后来被贝都因人毁掉。但这能够被重新创建，文本也能被恢复，因为其中一位看到它的参观者做了挤压，他们收集了一些碎片，在这两者之间能够重建文本。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最仔细的

《旧约》古代文本之一，因为它包含了大量有关公元前 9 世纪以色列、犹大和外约旦之间地缘政治气氛的信息。

好，我们就看这里的恩戈地。三支军队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攻犹大的。恩戈地上方的齐兹山，然后是伯利恒以东山顶的特科亚沙漠，当然还有巴拉卡谷，以色列人在那里庆祝这三支军队自杀了，主拯救了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再次脱离敌人。

我们没有过多谈论的一件事是可能的赝品，可能是市场上出现的假古物，这在过去 20-30 年里几乎是一种流行病。其中最著名的是乔阿什石碑，它也是一块部分完整的石碑。顶部已折断。

这里也裂了。这里有美丽的希伯来文字，它描述了犹大国王约阿施对圣殿的修复。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伪造的。

有人认为这是真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它的来源不明。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它是在哪里发现的。它刚刚出现在古物市场上，声称它是赝品的学者们的意见非常强烈，相信它可能是真品的学者们也同样坚定。所以，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我们试图利用我们拥有的高科技来确定这种铜锈是真的还是假的。

造假者或该行业的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因此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将转向 8 世纪并继续使用不同的 PowerPoint。谢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 18 场会议，分裂君主制的考古学。